

李宗焜 編著

唐寫本說文解字輯存

張錫圭署



中西書局

李宗焜 編著



中西書局

唐寫本說文解字輯存

集錫圭署端

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唐寫本《說文解字》輯存／李宗焜編著．—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5.7

ISBN 978-7-5475-0815-2

I. ①唐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《說文》 IV. ① H161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5)第060462號

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資助項目

唐寫本《說文解字》輯存

李宗焜 編著

封面題字 裘錫圭

責任編輯 畢曉燕 田 穎

裝幀設計 梁業禮

上海世紀出版集團

出版

中西書局(www.zxpress.com.cn)

地址

上海市打浦路四四三號榮科大廈十七樓(郵編：200011)

發行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

經銷 各地新华書店

印刷 上海天地海設計印刷有限公司

印 本 七八七×一〇九二毫米 十六開

開 張 十一·二五

版 次 二〇一五年七月第一版 二〇一五年七月第一次印刷

書 號 ISBN 978-7-5475-0815-2 / H·042

定價 八十元

出版說明

本書收錄現知存世《說文解字》唐寫本殘卷的全部圖版，計有：

(一) 木部殘卷：存一百八十六字，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藏品。

(二) 口部殘葉(1)：存十二字，西川寧氏藏品。

(三) 口部殘葉(2)：存六字，平子尚氏藏品。

(四) 口部殘葉(3)：存六字，東京古籍籍下見展觀會收錄本。

其中(一)、(二)兩種為彩色印刷。

莫友芝撰有《仿唐寫本〈說文解字〉木部箋異》，同治三年獨山莫氏刊本。本書收錄該刊本全部圖版，並附全文新式標點，方便讀者閱讀。《箋異》手稿及刊行後之作，均藏臺北「國家圖書館」。本書於新式標點的相應位置，增入批校的內容。

本書編撰者另仿莫氏《箋異》之例，為三種口部殘葉箋異。

本書另有編撰者所作之研究論述，詳述唐寫本《說文解字》殘卷的背景流傳、學術價值、與李陽冰刊本的關係、真偽問題的討論。

書後附相關論著的篇目。

目錄

出版說明	一
唐寫本《說文解字》殘卷研究	一
壹 前言	一
貳 背景與流傳	二
參 學術價值	一〇
肆 唐寫本《說文》殘卷與李陽冰刊定本《說文》	一五
伍 真偽問題	一八
陸 結語	二五
唐寫本《說文解字》殘卷圖版	三一
一 木部殘卷 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藏品	三二
二 口部殘葉 西川寧氏藏品	六二
三 口部殘葉 平子尚氏藏品	六三
四 口部殘葉(篆隸字義斷簡) 東京古典籍下見展觀會收錄本	六四

仿唐寫本《說文解字》木部箋異

同治三年獨山莫氏刊本，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

莫友芝 著 六五

《仿唐寫本〈說文解字〉木部箋異》手稿及批校本（部分）

臺北「國家圖書館」藏品

莫友芝 著 九三

唐寫本《說文解字》木部殘卷題跋及印記釋文

李宗焜 整理 九九

仿唐寫本《說文解字》木部箋異

李宗焜 整理 一〇七

仿唐寫本《說文解字》口部箋異

李宗焜 學 一五九

相關著作目錄

一六六

唐寫本《說文解字》殘卷研究

李宗焜 著

壹 前言

東漢許慎所撰《說文解字》，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本以部首編排的字典。該書分爲五百四十部，「分別部居，不相雜廁」，開啓以部首編字書的先河，對後世影響很大，下至《康熙字典》，甚至現代各種漢語字典、辭典，幾乎都是用部首編排的。不只是體例上創爲先例，《說文解字》今敘篆文，合以古籀。博采通人，至於小大。信而有證，稽譌其說」，更是中國文字學的經典之作。從許慎《說文解字》以來，至於清末，中國的文字學研究，幾乎可以說就是《說文》之學，可見其影響之深遠，在漢字研究和歷史上，有無可取代的地位和重要性。

即使在甲骨文出土、古文字學大興之後，《說文解字》的地位也並不因此動搖。一方面，古文字學的研究糾正了《說文解字》的許多錯誤；但另一方面，《說文解字》却也是古文字學研究的重要基石。

許慎之後，傳習《說文》之學者史不絕書。唯自魏晉迄唐，文字學方面並無成就，篆書寫法亦多有錯誤。唐乾元間，李陽冰刊定《說文》，號稱中興篆籀，可惜他刊定的本子今已不傳，只能於大、小徐《說文》中觀其一二。

南唐至宋初的徐鉉、徐鉉兄弟，是保存《說文》最重要的人物。徐鉉的《說文解字繫傳》，爲今傳《說文解字》的最早版本，世稱小徐本；徐鉉校訂《說文》，世稱大徐本。兩書都是《說文解字》最重要的本子。

清末同治年間出現了《說文解字》木部的唐寫本殘卷，寫於中唐時期，是比小徐本更早的本子，其價值自是毋庸置疑；雖是殘本，但斷簡殘編亦彌足珍貴。除了唐寫本之外，還有若干日本的摹寫本，其書寫的時代也相當於唐代。這些寫本共四種：木部殘卷一種，口部殘葉三種，目前都收藏於日本。

這些寫本既是唐代的，自然會讓學者想到它們與李陽冰刊本的關係，這是一個重要問題。此外，寫本的真偽，在學界也有不同的看法。本文針對相關問題綜合論述。

貳 背景與流傳

現將前面所說《說文解字》唐寫殘本四種的有關情況，分別介紹於下：

- (一) 木部殘卷：存一百八十六字，日本杏雨書屋藏。
- (二) 口部殘葉(1)：存十二字，日人西川寧氏藏。
- (三) 口部殘葉(2)：存六字，日人平子尚氏藏。
- (四) 口部殘葉(3)：存六字，東京古籍下見展觀會收錄本。

這些本子都不易見到。(一)木部殘卷坊間所見的均為一再翻印的黑白照片，很不清晰。《新修恭仁山莊善本書影》曾收錄木部殘卷彩色影印本，^①唯該書只印行三百五十部，訪求不易。(二)為西川寧氏舊藏。(三)、(四)則不知現藏何處。

(一) 木部殘卷

木部殘卷全卷共六紙，每紙十八行，每行二篆，分兩欄。第一紙殘存後半四行八字，第二紙中間爛壞一行，實存十七行三十四字。談及本殘卷的著述，多數說存一百八十八字，實際只有二百八十六字。本卷高二十五·五釐米，廣二百四十一釐米。

木部殘卷的流傳與莫友芝的關係最大。莫友芝(一八一——一八七二)字子偲，自號邵亭，貴州獨山人。《清史稿·

① 杏雨書屋編，《新修恭仁山莊善本書影》大阪：臨川書屋，一九八五年。

文苑傳》稱其「家世傳業，通會漢、宋。工詩。真行篆隸書不類唐以後人，世爭寶貴」。^{〔一〕}

莫友芝在同治元年（一八六二），由其弟祥芝處知有木部殘卷，並於同治二年（一八六三）正月獲此殘卷。莫氏記其經過云：

同治改元初夏，舍弟祥芝自祁門來安慶，言黟縣宰張廉臣有唐人寫《說文解字》木部之半。篆體似《美原神泉詩碑》，楷書似唐寫佛經小銘誌。「𣎵」、「𣎵」諱闕，而「𣎵」、「𣎵」不省，例以開成石經不避當王之「昂」，蓋在穆宗後人書矣。紙堅絮逾宋藏經，蓋所謂硬黃者。在皖見前代名蹟近百，直無以右之。余則以謂果李唐手蹟，雖斷簡，決資訂勘，不爭字畫工拙。特慮珍奔靳遠假，命其還，必錄副以來。廉臣見祥芝分豪摹似，蒼猝不得就，慨然歸我。

莫氏既獲此「決資訂勘」的「斷簡」，乃加以考訂：

明年正月將至，^{〔二〕}檢對一二，劇詫精奇。莫（暮）春寒雨浹旬，不出門戶，乃取大、小徐本通讐異同，其足補正夥至數十事。^{〔三〕}

此即莫氏所撰《仿唐寫本〈說文解字〉木部箋異》（以下簡稱《箋異》），於同治二年（一八六三）梓行，十二月曾國藩為書題名，同治三年（一八六四）八月曾國藩撰長詩（題辭），此當為《箋異》正式問世之期。^{〔四〕}曾國藩並於同治七年（一八六八）八月將此題辭書於殘卷之末。

〔一〕 趙爾巽，《清史稿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七七年）第四四冊，頁一三四一〇。

〔二〕 指同治二年正月。

〔三〕 莫友芝，《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箋異·引言》。

〔四〕 同治三年獨山莫氏刊本。光緒九年有《許學叢書》本。又有《黔南叢書別集》第二種，據獨山莫氏刻本校印，書牌作《說文木部箋異》，民國貴陽交通書局印行，卷末有民國十四年（一九二五）聶樹楷識語。梁光華的《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箋異注評》（貴陽：貴州人民出版社，一九九八年），所根據的就是《黔南叢書別集》這個本子。四庫善本叢書館曾借「中央圖書館」藏同治三年刊本之莫氏批校本，印入《四庫善本叢書初編·經部》，臺北藝文印書館曾單印此冊。參見本書頁一一一之「編按」。

莫友芝辭世後，其子莫繩孫因家境困難，託繆荃孫將此寫本賣給徐子靜。楊守敬給繆荃孫的信中還記其售價：

即如莫氏之唐本《說文》，若非子偁先生刻之木，徐子靜肯以千五百金購之乎？前年在金陵署中見墨本，則又增價三千金矣。^{〔一〕}

卷後翁同龢題記有「光緒辛丑二月，子靜觀察寄示」，知此時寫本在徐子靜之手。根據楊守敬說法，徐子靜以一千五百金買到，後來大概又賣出去，楊守敬再見到時「又增價三千金」了。

這裡有兩個問題待釐清。一是售價問題，二是買主的身份。

關於售價，前引信中作千五百金，見《藝風堂友朋書札》。但《楊守敬題跋書信遺稿》作「五千金」，該書編者注云：「《藝風堂友朋書札》有此信，此據稿本。」是編者根據楊氏稿本亦認為當是五千金。然而莫繩孫在光緒二十四年（一八九八）三月二十三日給羅質庵的信中提到：

唐卷湘齡兄不欲購，適有以千五百金相易，已贖回售去。^{〔二〕}

這說明在出售之前，曾抵押給高培蘭，^{〔三〕}後來贖回以千五百金賣給了徐子靜。由此可證賣價應是千五百金，楊守敬稿本所記的五千金當是手誤。

關於買主徐子靜。在我所見到的論述中，都說是徐致靖，^{〔四〕}但此人為清末維新變法的重要人物，其生平所好與金石文字之學無涉，何以肯花大錢購唐卷？我對此說實不敢置信。

〔一〕 顧廷龍校閱《藝風堂友朋書札（下）》，《中華文史論叢》增刊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一九八三年），頁六六一。又，楊守敬著，楊先梅輯，劉信芳校注，《楊守敬題跋書信遺稿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一九九六年），頁一九〇—一九一。

〔二〕 臺北「國家圖書館」藏手稿本。

〔三〕 高培蘭，生卒年不詳，字杏船，號香林，香舲，貴州貴築（今貴陽）人。莫繩孫信中有時稱湘舲。

〔四〕 徐致靖，字子靜，江蘇宜興人。光緒間進士。

另有徐士愷者，亦字子靜，安徽石埭人，晚年寓蘇州，官浙江候補道。吳昌碩《觀自得齋印集》序曰：「子靜觀察，好古敏求，其所蓄古印、古泉，皆哀如山積，今印譜先成，凡周、秦之璽，秦、漢之印，下逮元戳爲止，搜羅至二千餘鈕之多，可謂夥矣。以近世而論，實足與壽卿太史、退樓老人、憲齋中丞諸譜相頡頏。」^{〔一〕}頗疑此人才是唐卷的買主，但苦無確證，後於《翁同龢日記》中終獲證實。

唐卷末有「光緒辛丑三月，子靜觀察寄示。翁同龢讀畢記」的題跋。查《翁同龢日記》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三月十二日（一九〇一年四月三十日）：

費妃懷、丁叔衡同到，妃懷攜徐子靜唐本《說文》木部卷；《萬歲通天帖》鈎填本卷，宋拓《薦季直表冊》屬題。子靜送所刻叢書，魚翅二十斤，宣腿二只。

三月廿六日（五月十四日）：

《說文》木部卷、鈎摹《萬歲通天帖》卷、舊拓《薦季直表》，此三件皆徐子靜觀自得齋物（原注：士愷）。《說文》聞二千金購自莫氏。^{〔二〕}

《說文》木部卷既是「徐子靜觀自得齋物」，^{〔三〕}此子靜爲徐士愷已確無可疑，時論作徐致靖者，當係不察又以訛傳訛。二〇一三年西泠印社春拍有翁同龢榜書「觀自得齋」，款題「子靜仁兄屬書，松禪翁同龢」，可見翁同龢與徐士愷交好，亦可作爲翁同龢在唐卷題跋所稱之「子靜」爲觀自得齋之旁證。^{〔四〕}

〔一〕 此即《觀自得齋秦漢官私印譜》，有五十冊本及十六冊本，十六冊本每面鈐三至四印，有吳昌碩序。參見郁重今編纂，《歷代印譜序跋彙編》（杭州：西泠印社出版社，二〇〇八年），頁五二。

〔二〕 分別見陳義杰整理，《翁同龢日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二〇〇六年）第六冊，頁三三三四及頁三三三三六。

〔三〕 日記本脫「得」字。

〔四〕 參考西泠印社拍賣網址：<http://www.xlysauc.com/results/2013hianchunpai/2013cpwcs/2013-06-23/64699.html>

唐卷此後輾轉爲端方所得。〔一〕卷末有光緒三十三年、三十四年（一九〇七、一九〇八）楊守敬、陳寶琛、樊增祥等人題記，皆言及陶齋。宣統二年（一九一〇）內藤虎訪端方，〔二〕知此卷爲端方所藏，此爲內藤虎第一次見此真蹟，並在卷末題記：

庚戌十月初四，陶齋尚書見示唐寫《說文》，真天下奇寶也。我邦亦曾有此書數行，今已不知落在，可惜。同觀者狩野直喜、小川琢治、瀧精一、富岡謙藏、濱田耕作也。日本內藤虎次郎拜識。

端方與內藤虎見面的次年被殺害。唐卷後來轉入完顏景賢之手，〔三〕一九二五年再轉入白堅，〔四〕一九二六年內藤虎從白堅手中購藏此書，成爲其恭仁山莊的四寶之首，並刻「寶許簪」之印以誌其所藏。〔五〕一九三四年內藤虎辭世，一九三五年此卷被日本政府定爲國寶。一九三八年此卷及其他國寶級典籍轉讓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。一九八五年臨川書屋出版了《新修恭仁山莊善本書影》，其中第六八號《說文解字本部殘卷》即是此卷。唯該書只印行三百五十冊，購求不易。

二〇〇九年三月杏雨書屋出版《開館三十周年記念杏雨書屋圖錄》，二〇一四年四月再出版《杏雨書屋移轉記念杏雨書屋圖錄》，兩書分別收錄了本部殘卷的局部圖樣，印出全文的只有《新修恭仁山莊善本書影》。

本部殘卷尚在中國時，羅振玉曾爲之珂羅版印行，唯卷後題跋僅止於「光緒戊申長水沈曾桐獲觀於江寧節署之西園」。由於印製技術的限制，珂羅版的印製數量不多，此書已不易得。周祖謨《問學集》中所附本部殘卷圖版即此本之縮小再印，清晰度較差。〔六〕

〔一〕端方（一八六一—一九一一），字午橋，號匋齋，諡號忠敏，滿洲正白旗人，清末大臣及晚清大收藏家。

〔二〕內藤虎（一八六〇—一九三四），本名內藤虎次郎，字炳卿，號湖南。

〔三〕完顏景賢（生卒年不詳），字亨父，號樸孫，滿洲鑲黃旗人，清末民初藏書家、鑒賞家，與端方往來頻繁。

〔四〕白堅（一八八三—？），字堅甫，四川西充人。留學日本，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政治科。熱衷金石書畫的鑒賞與收藏，並多次中介買賣。

〔五〕恭仁山莊四寶及爲其所刻之藏印分別爲：宋紹興九年刊《毛詩正義》殘本（寶詩簪）、北宋刊《史記集解》殘本（寶馬盒）、平安朝抄本《春秋經傳集解》（寶左盒）、唐抄本《說文》本部殘卷（寶許簪）。

〔六〕周祖謨，《唐本說文與說文舊音》，原刊《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二十卷上，一九四八年。後收入氏著《漢語音韻論文集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一九五七年），頁十八—五〇；《問學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六六年），頁七三—七五九。

關於內藤虎從白堅手中獲藏此卷，到底是買還是送，學界有一些不同說法。朱芳圃編《孫詒讓年譜》，於同治二年下云：「按此卷自經莫氏表彰，烜赫海內，後爲溧陽端方所得。近年端氏所藏，其家人斥賣殆盡，此卷歸於白堅，聞白氏以三千金轉售於日人矣。」^{〔一〕}嚴紹璽在其《漢籍在日本的流佈研究》中說：「一九二六年，內藤湖南六十花甲之誕，白堅將此海內秘寶作爲禮物，贈送內藤氏。」^{〔二〕}然而嚴氏在後來出版的《日本藏漢籍珍本追蹤紀實》中，卻刪去白氏贈送一節。^{〔三〕}案：內藤虎在《唐寫本說文殘卷》中詳述其獲藏此卷的經過，^{〔四〕}但不見白堅之名，亦未聞贈送之說，此絕非常理。如真獲白氏贈此至寶，無隻字不提之理。

內藤的《恭仁山莊四寶詩》關於唐寫本《說文》的一首是：

千古師儒費句梳，說文解字許君書。

購將宋刊兼唐寫，高揭楣匾漢學居。^{〔五〕}

已清楚表明唐寫本是購來。內藤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給原田悟朗的信中提到：

小生昨冬北京に於て購入致候唐寫本說文。

明顯是在一九二五年冬天購來。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六日給稻葉岩吉的信中也提到獲得此卷的心情：

莫友芝より端方、景賢の手を経たる唐寫本說文本部此程入手，如此瑰寶遂歸我插架，喜不可言。^{〔六〕}

白堅在卷後題跋曾提到對內藤的仰慕，並說「余感其言，遂以歸之」，「吾卷得歸之先生也，可慶其遭，吾無後憾」。這

〔一〕 朱芳圃編，《孫詒讓年譜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一九三四年）。

〔二〕 嚴紹璽，《漢籍在日本的流佈研究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一九九二年。二〇〇〇年第二次印刷），頁二九八。

〔三〕 嚴紹璽，《日本藏漢籍珍本追蹤紀實：海外訪書志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二〇〇五年），頁三九九。

〔四〕 內藤虎，《唐寫本說文殘卷》，《內藤湖南全集》（東京：筑摩書房，一九七〇年）第十二卷《目曙書譚》，頁二五七。

〔五〕 見《內藤湖南全集》（東京：筑摩書房，一九七六年）第十二卷首頁內藤手書詩作。

〔六〕 見《內藤湖南全集》第十四卷《書簡》，編號第五三三及五三四信。頁五七一—五七二。

「歸之」一語，可能是「贈送」說之所由起。其實「歸之」並不意味贈送，若因此而旁生贈送之意，本即郢書燕說，若進而譏詆白氏倒賣文物又故作風雅，是沒有意義的。白氏行爲自可受公評，但他只說「歸之」，讀者要誤解爲贈送，白氏自無須負責。

以上介紹自莫友芝之後直至今天的收藏、出版情形。莫友芝之前的流傳，留待後文討論「真偽」時再談。

(二) 口部殘葉

口部殘葉有三種。

(1) 西川寧藏本。六行，每行二篆，分兩欄，存十二字。高十七釐米，廣十六・七釐米。

此殘葉首見於倉田淳之助《說文展觀餘錄》之附圖。^①約九世紀時（相當於中國之唐代）日人之摹本，紙本墨書。該文刊有書影，並云「九州某氏藏」。不知此某氏者何人，此殘葉後爲西川寧所藏，^②今藏於西川寧之子西川杏太郎。^③周祖謨《唐本說文與說文舊音》有此卷之「摹本」，^④稱爲「日人某氏藏」，即因襲倉田之文，其摹本亦當來自該文之附圖。

《書道講座⑤篆書》^⑤收有書影。《日中書法の傳承——謙慎書道會展七〇回記念》第八五號亦收錄本件。^⑥

① 日本京都《東方學報》第十冊第一分冊，一九三九年五月，頁一四五—一五四。

② 西川寧（一九〇二—一九八九），字安叔，號靖闇，出生於東京。日本著名書法家、書法理論家、漢學家。

③ 西川杏太郎（一九二九—），中國學、日本美術史研究者。

④ 同頁六注（六）。

⑤ 西川寧，《書道講座⑤篆書》東京：二玄社，一九七二年，二〇一〇年新裝版，頁二一。

⑥ 《日中書法の傳承——謙慎書道會展七〇回記念》東京：謙慎書道會，二〇〇八年）第八五號，頁一四八。

(2) 平子尚藏本。(3)

此殘葉爲周祖謨文中所提到的「口部殘簡有二」的其中之一，周文稱「爲日人平子尚氏所藏，存四字，未見」。周先生當時只知此葉存四字，但未能見到。其餘各種論述雖然附有圖版，但大都模糊不清。此圖最早著錄於《汲古留真》，爲摹刻本。(4)今承日本友人高久由美女士之助，從東京博物館藏書中翻拍此圖，較諸以往所見者清晰。從圖中可見，此葉殘存二行，每行三篆，分三欄，共六篆。唯每行之末但存第三篆，其下楷體說解文字缺。

此葉爲平子尚於「手鑒」中發現。手鑒爲割裂名家手蹟，貼其斷片於襯紙上製作之手冊，用於書畫鑒定；手鑒之作，流行於江戸時代。(5)

(3) 藏家未詳《篆隸字義斷簡》。

此殘葉見於《古典籍下見展觀大人札會目錄》第九二號，(6)題名爲「篆隸字義斷簡」。今不知所在。此葉殘存二行，每行三篆，分三欄。每行之末只存第三篆，而無楷字之說解，其情形與平子尚藏本相同，有可能是同一件之分割。

四川寧藏本雖殘存每行二篆，但原本應該也是每行三篆，高久由美爲每一行補入第三篆，當可信。(7)

古勝隆一認爲口部三件「疑原爲同一寫本，後被割裂者」。並認爲其時代相當於中國唐代，「唯唐寫本與奈良、平安寫本難以辨別，因此不能遽定其爲唐寫本或奈良、平安寫本。然觀其字體、料紙及風格，不能視爲室町時代（當中國明代）以後之書」。此寫本應爲遣唐使帶回之唐本《說文》之傳寫本。(8)我從書勢（尤其是篆書）推斷，此當爲日人摹寫之

(1) 平子尚（一八七七—一九一一），號鐸嶺。

(2) 東京畫報社出版，出版年不詳。

(3) 參考古勝隆一，《略論舊寫本《說文》口部殘簡》，第一屆許慎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，二〇一〇年十月二七—二八日，河南省漯河市。

(4) 《古典籍下見展觀大人札會目錄》，東京：東京古典會，一九九八年，第九二號，圖版頁五五。

(5) 見高久由美，《說文解字》祖本への接近（上）——小篆の字形を中心として，《縣立新潟女子短期大學研究紀要》第三六集，一九九九年，頁一二九—一三八。

(6) 同注(5)。口部三殘紙的相對位置參見頁一五九的「口部殘葉順序示意圖」。

本，不是唐人手筆。至於是遣唐使所寫，或遣唐使將祖本帶回日本後之傳寫，則無法斷定。

叁 學術價值

許慎的《說文解字》是中國文字和語言學上極為重要的一部著作。他創造性地根據文字形體構造條例，用「部首」據形繫聯，有系統地把漢字組織起來，成為後世字典編纂的典範。《說文解字》對漢字形、音、義的分析，成為研究中國語言、文字中至關重要的一部書。

《說文解字》完成於和帝永元十二年（一〇〇），到建光元年（一二一）才由許沖上《說文》。此書對後世字典的編纂體例影響極大。晉呂忱的《字林》、梁顧野王的《玉篇》，都是根據《說文》編的字書，甚至到清朝的《康熙字典》，我們現在所使用的各種漢語字典、辭典，也是按部首編排的。凡此都可以看出《說文》對後世影響之大。

許慎《說文》的原書已不可見。現在所能看到的《說文》，時代最早的就是唐寫本，可惜只是殘本；完整的本子是大、小徐本。大徐本有北宋刻本，小徐本有景鈔宋本。大徐本主要在校定原書，但刪改《說文》處多，當時所取之異本今皆不傳，無從考訂；小徐本旨在注疏原書，但其書多經宋人改竄，已非其舊。周祖謨說：「不有唐本，終難定二徐之精粗美惡也。是以清代之治《說文》者，除校訂二徐本外，猶必上考之於唐宋類書及各書音義箋注等，以求唐本之舊，意即在此。」^{〔一〕}即此可見學者「求唐本之舊」的苦心。而唐寫本《說文解字》殘卷之學術價值，自不言可喻。

莫友芝《箋異》對唐寫本的佳勝處多有闡發，周祖謨各文對唐本得失亦頗有論述。^{〔二〕}今參各說，舉例以述唐寫本在學術上的價值。

〔一〕 同頁六註〔六〕。

一、字次方面

唐本的字次與二徐本偶有不同。如：

唐本：杙，木閑也。榘，距門也。（第一行）

械，桎梏也。杙，械也。桎，足械也，所以質地。梏，手械，所以告天。

櫪，櫪櫪，桉指也。〔杙〕，櫪櫪也。槍，距也。閑，止也。（倒數九行起）

《箋異》「杙」下云：「二徐『杙』後次『槍』篆，唐本在後『杙』下。」又「槍」下云：「二徐『槍』次前杙、榘間。《玉篇》『槍』亦次櫪、杙下，與唐本合，當是許舊。」周祖謨云：「（唐本）諸字次序犁然不紊。然『槍』字今本次於杙、榘之間則誤。案槍者爲距人之械，故次械、杙、桎、梏、櫪、杙之下；若次於杙、榘之間，則義非同類矣。《玉篇》槍字亦在櫪、杙之下，當是《說文》之舊次。」

像這類「唐本大勝於二徐」的例子還有一些，可以參看周文。周文同時也有「二徐本優於唐本」的說例。

二、說解方面

唐本：杙，末耑木也。從杙，台聲。櫪，籀文杙從辟。

《箋異》：「杙，末端木也。《玉篇》同。二徐無『木』字。……『從木』誤寫『從杙』。」按：此當以「末耑木」爲是。沈濤《說文古本考》說之甚詳，其言曰：

《齊民要術》引「杙」（原注：即杙之別。經典通用杙字），末端木也。是古本多一「木」字。《禮·月令》注云：「杙者末之金也。」《周禮·匠人》注云：「今之杙歧頭兩金，象古之耦也。」《莊子》釋文引《三蒼》云：「杙，末頭鐵」

〔二〕此說解之「杙」和「杙」說解之「杙」，唐本皆作「押」。唐代俗書往往把「木」旁寫作「扌」，此「二押」字當是「杙」的俗書。